

§ 欲加之罪

雅典的春天來了。

可是，城裡的人並沒有因此感到輕鬆。

戰爭結束已經幾年，三十僭主也早已倒台。民主制度重新建立，流亡者陸續回到雅典，市場重新熱鬧起來，港口又開始進出船隻。

表面上，一切都恢復了。

曾經逃往外地的人，即使重新走在雅典街頭，也常常會在某個熟悉的巷口停下來，想起自己曾經被迫離開的那一天。

而最令人不安的，是沒有人真正知道——

下一場災難會不會再來。

所以，雅典人開始害怕任何看起來可能威脅城邦秩序的人。

蘇格拉底，便在這樣的氣氛中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談話裡。

一個春夜。

雅典城內一間普通的屋子裡，三個人坐在桌旁。

梅勒圖斯（Meletus）年輕一些。

他坐得不太安穩，手指不停地碰著杯沿。

呂孔（Lycon）則顯得沉著。

他是演說家，習慣先聽別人說話，再決定自己應該說什麼。

至於阿尼圖斯（Anytus），始終安靜。

他坐在窗邊，望著夜色中的雅典。

三個人都知道今晚要談的是什麼，可是誰也沒有先說出口。

最後，是梅勒圖斯打破了沉默。

「最近，城裡談蘇格拉底的人越來越多。」

呂孔點了點頭。

「我也聽到了。」

「你認為是真的嗎？」

「什麼是真的？」

梅勒圖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「那些話。」

呂孔笑了一下。

「如果你問我哪一句是真的，我可以告訴你——我不知道。」

梅勒圖斯皺起眉。

呂孔端起酒杯。

「可是如果你問我，雅典人是不是開始相信那些話……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「那麼答案是，是。」

梅勒圖斯沉默。

阿尼圖斯仍然看著窗外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說：

「這才是問題。」

「克里提亞真的曾經是他的學生嗎？」

梅勒圖斯問。

「是。」

「卡爾米德呢？」

「也是。」

「那麼，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？」

阿尼圖斯轉過身。

「說明什麼？」

梅勒圖斯愣了一下。

「至少說明，他身邊出現過那些人，這一點沒有人否認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可是學生做了什麼，和老師做了什麼，是兩回事。」

阿尼圖斯說得很平靜。

梅勒圖斯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回答。

呂孔也抬起了眼睛。

阿尼圖斯繼續：

「克里提亞做了那些事，並不代表蘇格拉底也做了。」

「可是雅典人不會這樣想。」

呂孔說。

阿尼圖斯點頭。

「我知道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這一次，阿尼圖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窗外的雅典安靜了許多。

遠處傳來腳步聲，有人在街上說話，也有人笑。

一座城市正在努力恢復平靜。

可是三個人都知道，那種平靜非常脆弱。

「我們已經有特赦了。」

阿尼圖斯終於說。

梅勒圖斯看著他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就意味著，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曾經與三十僭主有關係，就把他拉出來審判。」

呂孔點頭。

「否則我們自己就會破壞和解。」

阿尼圖斯沒有否認。

「雅典現在最需要的是穩定。」

梅勒圖斯問：

「那麼蘇格拉底呢？」

阿尼圖斯看向他。

「你認為他破壞穩定？」

梅勒圖斯張了張嘴。

卻沒有說出話來。

因為他突然發現，自己其實沒有真正的答案。

蘇格拉底沒有帶人上街，沒有組織軍隊，沒有參與政變，沒有煽動人民推翻民主。

他只是每天在市場上說話，問問題。

嘲笑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。

讓年輕人思考，讓政治家感到尷尬，讓有錢人不知道該如何回答。

這樣的一個老人，究竟算不算危險？

梅勒圖斯第一次感到猶豫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他終於說：

「他的話，確實讓很多年輕人開始懷疑。」

呂孔看著他。

「懷疑什麼？」

「法律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梅勒圖斯想了一下。

「傳統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神。」

呂孔沒有再追問。

因為三個人都知道，這三個詞對雅典意味著什麼。

法律、傳統、神。

這三者，是雅典人用來維繫城邦的三根柱子。

而蘇格拉底偏偏喜歡站在柱子旁邊問：

「你真的知道它為什麼站在這裡嗎？」

「可這不就是哲學嗎？」

呂孔忽然問。

梅勒圖斯看著他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提問。」

「哲學家不都是這樣嗎？」

梅勒圖斯沒有回答。

呂孔繼續說：

「如果我們今天因為一個人問問題，就把他送上法庭，那麼明天是不是也要把其他哲學家一起抓起來？」

阿尼圖斯看了他一眼。

「你是在替蘇格拉底說話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呂孔搖頭。

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們究竟在做什麼。」

這句話讓屋裡再次安靜下來，三個人都明白。

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

不是蘇格拉底是不是討人厭。

也不是他是不是經常讓別人難堪。

而是——雅典要不要因為一個人的思想而審判他？

阿尼圖斯慢慢站了起來，走到窗前。

「我年輕的時候，也相信雅典什麼都可以承受。」

「戰爭可以承受。」

「失敗可以承受。」

「甚至僭主也可以承受。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「後來我才知道，一個城邦真正承受不了的，是人民彼此不再相信。」

梅勒圖斯低聲問：

「所以你認為蘇格拉底正在破壞這種信任？」

阿尼圖斯回頭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這個回答讓梅勒圖斯怔住。

阿尼圖斯又說：

「我只知道，現在的雅典比任何時候都敏感。

一個名字，可以讓人想起一場戰爭。

一個人，可以讓人想起一個死去的僭主。

一句話，可以讓人想起三十個暴君。

這不是蘇格拉底一個人的錯。

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。」

呂孔低聲道：

「所以我們應該放過他？」

阿尼圖斯沉默。

「還是應該讓他接受一次公開的審視？」

梅勒圖斯問。

阿尼圖斯沒有回答。

他只是看著窗外。

很久之後，梅勒圖斯站了起來。

「我想去找他。」

呂孔皺眉。

「找誰？」

「蘇格拉底。」

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問他。」

「問什麼？」

梅勒圖斯說：

「我想親口問他，他究竟想把雅典帶到哪裡。」

呂孔沒有阻止。

阿尼圖斯也沒有。

那一刻，他們三個人都還不知道，這或許是最後一次可以不經由法庭，直接面對蘇格拉底的機會。

第二天，梅勒圖斯真的去了市場。

蘇格拉底果然在那裡。

他正和幾個年輕人談話。

梅勒圖斯站在人群外，看了很久。

他原本以為蘇格拉底會像傳聞中那樣傲慢、危險。

可是老人只是笑著問：

「你認為一個好公民，最重要的是服從，還是知道自己為什麼服從？」

一名青年回答：

「當然是服從法律。」

蘇格拉底問：

「如果法律錯了呢？」

青年愣住。

周圍的人也安靜下來。

蘇格拉底笑了笑。

「別急著回答，我們慢慢想。」

梅勒圖斯站在人群外。

他忽然明白了。

蘇格拉底真正危險的地方，或許不是他告訴年輕人應該相信什麼。

而是他讓年輕人發現——

自己原來可以不急著相信任何答案。

梅勒圖斯轉身離開。

他沒有和蘇格拉底說話。

當晚，他重新回到那間屋子。

阿尼圖斯和呂孔都在。

梅勒圖斯坐下來。

很久沒有說話。

最後，他說：

「我見到他了。」

呂孔問：

「怎麼樣？」

梅勒圖斯低下頭。

「他不像一個叛徒。」

阿尼圖斯沒有露出意外的表情。

「那像什麼？」

梅勒圖斯抬起頭。

「像一個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確事情的人。」

呂孔苦笑。

「這樣的人最麻煩。」

梅勒圖斯點頭。

「是。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「可是，我仍然認為應該有人問他。」

「問他什麼？」

梅勒圖斯看向兩人。

「如果他的話真的影響了雅典的年輕人，那麼他願不願意為自己的話負責？」

阿尼圖斯沉默片刻。

然後說：

「那就讓雅典自己問。」

梅勒圖斯看著他。

這一次，阿尼圖斯沒有再多說一句。

他沒有命令，沒有指示，也沒有說蘇格拉底有罪。

只是讓事情向前走了一步。

梅勒圖斯慢慢站起身。

「那麼，我去提出控告。」

呂孔看著他。

「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一旦開始，就停不下來了。」

梅勒圖斯沒有回答。

他穿上外衣，推開門。

夜色中的雅典依然沉默。

阿尼圖斯站在窗前，看著梅勒圖斯走遠。

呂孔問：

「你後悔嗎？」

阿尼圖斯沉默了很久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你相信蘇格拉底有罪嗎？」

阿尼圖斯依然沒有回答。

最後，他只說了一句：

「這不是我能決定的。」

呂孔看著他。

「那誰能決定？」

阿尼圖斯望向遠處的雅典衛城。

「雅典。」

屋裡重新安靜下來。

沒有人知道，這個答案究竟是民主最光榮的地方，還是它最危險的地方。

因為當一座城邦帶著戰爭留下的恐懼走進法庭時，陪審員判斷的，究竟是一個人的罪，還是整個時代自己的傷口，

誰也說不清楚。

而蘇格拉底的名字，就在這一夜，正式走向了法庭。

後記：

1. 卡爾米德（Charmides）是蘇格拉底的學生，也是柏拉圖的舅舅，在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統治時期擔任重要人物。
2. 梅勒圖斯（Meletus）是詩人，阿尼圖斯（Anytus）是民主派政客，代表工匠，呂孔（Lycon）是演說家、雄辯家。蘇格拉底政治上主張菁英主義，反對直接民主，對他的控訴是一種政治清算。
3. 參考資料
 - (1) 柏拉圖 [蘇格拉底的申辯] [Euthyphro]
 - (2) 色諾芬 [蘇格拉底的申辯] [回憶蘇格拉底]
 - (3) 亞里斯多德 [雅典政制]